·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

家庭体育行为环境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影响机制研究

王静松，王深
福建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0

摘要：目的　探讨家庭体育行为环境对青少年网络成瘾行为的影响，并以人际关系层面为切入口探究亲子关系与同伴关系在其中的作用。**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法对 909 名初中生进行家庭体育行为环境量表、10 条目网络成瘾量表、亲子亲密度量表、儿童青少年同伴关系量表测评。**结果**　链式中介效应分析显示，亲子关系与同伴关系分别在家庭体育行为环境和网络成瘾之间起中介作用，父子关系中三条路径的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 24.9%、11.4%、9%；母子关系中三条路径的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 25%、8.3%、8.3%。**结论**　家庭体育行为环境能够直接预测初中生网络成瘾的程度，同时家庭体育行为环境能够通过亲子关系和同伴关系的链式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初中生的网络成瘾行为。

关键词：家庭体育行为环境；网络成瘾；父子关系；母子关系；同伴关系
中图分类号：G80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8507(2025)21-3957-06
DOI：10.20043/j.cnki.MPM.202505120

Mechanism of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sports behavior environment on adolescent internet addiction

WANG Jing-song, WANG Shen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 Scienc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sports behavior environment on adolescent internet addiction behavior, and to explore the role of parent-child and peer relationships at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level. **Methods** Convenience sampling was used to survey 909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using the Family Sports Behavior Environment Scale, 10 item Internet Addiction Scale, Parent-Child Intimacy Scale, and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Peer Relationship Scale. **Results** The chain mediation effect analysis showed that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nd peer relationship played a mediating role between family sports behavior environment and internet addiction, respectively.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the three paths in the father-child relationship accounted for 24.9%, 11.4%, and 9% of the total effect, respectively.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the three paths in the mother-child relationship accounted for 25%, 8.3%, and 8.3% of the total effect,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Family sports behavior environment can directly predict the degree of internet addiction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at the same time, family sports behavior environment can indirectly influence the internet addiction behavior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rough the chain mediation effect of parent-child and peer relationships.

Keywords: Family sports behavior environment; Internet addiction; Father-child relationship; Mother-child relationship; Peer relationship

根据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第四次网络成瘾调查显示，我国青少年网民中网络成瘾者约占 9.72%[1]，这一居高不下的成瘾率已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网络成瘾指的是个体在无外界成瘾物质影响下，难以对自己的上网行为进行控制，并由沉迷网络而导致个体生理和心理社会功能损伤的状态[2]。这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危害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情绪健康和人格发育[3-4]，因此有针对性的分析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影响因素并探讨其预防和治疗措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生态系统理论强调家庭是青少年社会化发展的核心微环境[5]。家庭体育作为家庭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培养青少年锻炼行为和促成终身体育具有先行意义[6]，并为增进亲子关系搭建桥梁。基于体育锻炼改善网络成瘾的实证基础[7]，家庭体育能够通过家庭成员集体参与运动来增强体魄、改善家庭和社会功能、提升人际交往能力[8]，在消除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的同时减少网络使用频率[9]。基于此，本研究以家庭体育行为环境（父母对体育活动的支持和限制以及亲子运动的互动形式）作为家庭体育的观测指标，提出本研究的假设 H1：家庭体育行为环境与网络成瘾呈显著负相关。

亲子关系作为青少年最早建立的亲密关系，能够显著预测网络成瘾严重程度[10]。不良亲子关系导致青少年情感需求缺失，继而转向网络使用寻求代偿

作者简介：王静松（1994—），男，博士在读，研究方向：运动心理学
通信作者：王深，E-mail：1084714196@qq.com

[10]。家庭体育行为环境通过提供鼓励支持与父母榜样[11]，成为构建良好亲子关系（增强情感联结与问题解决导向[12]）的关键载体。由此提出假设 H2：亲子关系在家庭体育行为环境与网络成瘾间起中介作用。

学校是仅次于家庭的微系统，同伴关系因而成为青少年的主要人际关系。消极同伴关系（如被拒绝）易使青少年转向网络使用逃避[13]，同时同伴的网络沉迷行为也增加了青少年的模仿风险[14]。体育锻炼能够通过提升自尊和自我效能感来增强人际交往能力[15]，同时有研究显示同伴关系质量良好者也更倾向参与锻炼[16]。基于此，提出假设 H3：同伴关系在家庭体育行为环境与网络成瘾中起中介作用。

亲子关系是同伴关系发展的基础，二者协同缓冲青少年心理行为问题[17]。袁媛[17]学者在研究中指出良好亲子关系能够满足青少年心理需求并将积极的情感联结泛化到同伴关系，但家庭体育行为环境是否能通过直接增强亲子关系，提高社会适应继而降低网络成瘾则不得而知。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4：亲子关系和同伴关系在家庭体育行为环境和网络成瘾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本研究的假设模型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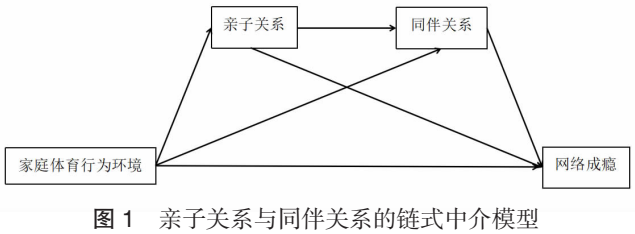


图 1　亲子关系与同伴关系的链式中介模型

Figure 1　Chain mediated model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nd peer relationship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法对福州市 1 097 名初中生进行施测，采集过程于 2024 年 6 月开始，在福建省福州市选取 4 所位于不同行政区域的中学（福州第三中学、福州第十八中学、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福州学校、福州三牧中学），在每所学校的七、八、九年级各随机选取 1～2 个常规教学班级。在获得福建师范大学伦理委员会批准（FNV-2025004）及家长和学生书面知情同意后，利用自习课和班会时间，由经培训的研究人员或班主任组织学生进行集中现场纸质问卷填写，强调匿名、保密及自愿原则，填写完毕后当场回收。

1.2　*研究方法*

1.2.1　测量工具

1.2.1.1　基本情况调查问卷　采用自编的《基本情况调查问卷》用于调查受试者的基本情况，主要包括学生姓名、年级班级、性别、身高、体重、父母文化程度、出生排行、留守情况等。

1.2.1.2　家庭体育行为环境量表　该量表由阳家鹏修订[11]，由于本研究主要调查亲子关系，因此主要节选该问卷中与亲子关系相关的维度：父母监控、父母参与、父母鼓励。3 个维度共包括 9 各项目，分别为：父母监控 3 个项目；父母参与 3 个项目；父母鼓励 3 个项目。该量表为李克特五级量表，每个题项（1= 很不同意～5= 很同意）按照 1～5 计分。本研究对该量表进行信效度检验，克隆巴赫系数为 0.909，KMO 值为 0.898，大于 0.7，且 Bartlett 球形检验值（$P<0.001$）显著，3 个维度旋转载荷平方和累积达到 79.70%，大于 50%，说明《家庭体育行为环境量表》所筛选的题目用三个维度（父母监控、父母参与、父母鼓励）来测量同样具有良好的效度。

1.2.1.3　10 条目网络成瘾量表　调查采用 Young 编制的 10 条目网络成瘾量表[18]，该量表的中文版在中国青少年群体已确认具有良好的信效度[19]。该量表共包含 10 个网络成瘾症状，被试对象根据其网络使用情况回答“是”和“否”，其中“是”计 1 分，“否”计 0 分，共 10 个题目。以往的研究建议将 4 分作为该量表的临界值，即得分等于或大于 4 分的个体被认为有网络成瘾。该量表的 Cronbach α 值为 0.768。

1.2.1.4　亲子亲密度量表　采用 Buchnan，Maccoby 和 Dornbush(1991)[20]编制的亲子亲密度量表，分别对父子和母子的关系进行评述，分为亲子亲密度量表（父亲）与亲子亲密度量表（母亲）两部分，每部分各 9 个项目，为单维度量表，该量表为李克特五级量表，每个题项（很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很同意）按照 1～5 计分。本研究使用平均分来反映亲子关系，得分越高，表示青少年与父亲(或母亲)的关系越紧密。父子和母子亲密度量表的 Cronbach α 值分别为 0.82 和 0.81。

1.2.1.5　儿童青少年同伴关系量表　本量表是郭伯良和张雷(2003)编制的《儿童青少年同伴关系量表》[21]，该量表不 21 分维度，共计 22 个条目，采用 4 点计分（1= 不是这样，4= 总是这样），总分为 22～88 分，内含反向计分题，总分越高代表被试的同伴关系越好。该量表的 Cronbach α 值为 0.87。

1.2.2　数据分析　基本情况调查问卷数据采用频数和频率表示；采用内部一致性检验、Pearson 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链式中介分析对有效数据进行分析处理；链式中介分析采用 bootstrap 法的 Process 插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偏差校正百分位法 bootstrap 法，通过 5 000 次样本抽样估计中介效应 95%*CI*。X= 家庭体育行为环境，M1.1= 父子关系，M1.2= 母子关系，M2= 心理健康，Y= 网络成瘾。将有效问卷数据代入

SPSS 22.0 进行数据统计分析。检验水准 α=0.05。

2　结　果

2.1　基本情况调查统计　对 1 097 名初中生进行基本情况调查，总共回收问卷 974 份，回收率为 89%，其中有效问卷 909 份，有效率为 93%。基本情况见表 1。

2.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Harmam 单因子检验提取出 12 个特征根>1 的因子，首因子解释率 22.93%（<40%临界值），表明数据未受严重方法偏差影响。

2.3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909 名青少年中网络成瘾检出率为 26.3%（239 人）。采用 Pearson 相关性分析对家庭体育行为环境、亲子关系、同伴关系、网络成瘾之间的关联性进行探讨。结果显示，家庭体育行为环境与父子关系、母子关系、同伴关系呈显著正相关，与网络成瘾呈显著负相关；父子关系、母子关系、同伴关系与网络成瘾呈显著负相关。同时，由于父子关系与母子关系相关性较高，存在多重共线性风险。因此在构建模型时进行分开建模。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 2、3。

表 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统计表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statistics of survey subjects

人口学变量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421	46.3
	女	488	53.7
年级	七年级	264	29.0
	八年级	297	32.7
	九年级	348	38.3
体重指数(BMI)	消瘦	343	37.7
	正常	369	40.6
	超重	127	14.0
	肥胖	70	7.7
父亲文化程度	高中及以下	341	37.5
	大专或本科	487	53.6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81	8.9
母亲文化程度	高中及以下	435	47.9
	大专或本科	376	41.4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98	10.8
出生排行	独生子女	197	21.7
	老大	324	35.6
	老二	272	29.9
	老三或更小	116	12.8
留守情况	没有	742	81.6
	父亲外出	71	7.8
	母亲外出	58	6.4
	父母均外出	28	3.1

表 2　家庭体育行为环境与父子关系、同伴关系和网络成瘾的相关性分析（r）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family sports behavior environment with father-child relationships, peer relationships, and internet addiction（r）

	xdbar($\bar{x}\pm s$)	家庭体育行为环境	父子关系	同伴关系	网络成瘾
家庭体育行为环境	3.04 ± 0.85	1			
父子关系	3.23 ± 1.01	0.513**	1		
同伴关系	43.86 ± 9.12	0.339**	0.329**	1	
网络成瘾	2.52 ± 2.86	−0.363**	−0.409**	−0.207**	1

注：*P<0.05，**P<0.01，***P<0.001。

表 3　家庭体育行为环境与母子关系、同伴关系和网络成瘾的相关性分析（r）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family sports behavior environment with mother-child relationships, peer relationships, and internet addiction（r）

	xdbar($\bar{x}\pm s$)	家庭体育行为环境	母子关系	同伴关系	网络成瘾
家庭体育行为环境	3.04 ± 0.85	1			
母子关系	3.53 ± 0.96	0.455**	1		
同伴关系	43.86 ± 9.12	0.339**	0.401**	1	
网络成瘾	2.52 ± 2.86	−0.363**	−0.428**	−0.207**	1

注：*P<0.05，**P<0.01，***P<0.001。

2.4　亲子关系、同伴关系在家庭体育行为环境与网络成瘾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 PROCESS 宏程序中的 Model 6 对链式中介进行分析，通过 bootstrap 5 000 次重复抽样，并计算 95%*CI* 的中介作用，若区间内没有 0，则代表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显著。

因父子关系与母子关系相关性较高 r=0.688（P<0.01），存在多重共线性风险。因此在构建模型时进行分开建模。通过回归分析结果发现：X 对 M1.1（β=0.611，$s_{\bar{x}}$=0.034，t=17.98，R^2=0.263，P <0.001）、M1.2（β=0.515，$s_{\bar{x}}$=0.034，t=15.36，R^2=0.207，P<0.001）和 M2（β=3.636，$s_{\bar{x}}$=0.335，t=10.84，R^2=0.115，P<0.001）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M1.1 对 M2 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2.963，$s_{\bar{x}}$=0.282，t=10.49，R^2=0.108，P<0.001），M1.1对 Y 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β=−1.153，$s_{\bar{x}}$=0.086，t=−13.47，R^2=0.167，P<0.001）；M1.2 对 M2 具有显著

正向预测作用(β=3.802,$s_{\bar{x}}$=0.288,t=13.19,R^2=0.161,P<0.001),M1.2 对 Y 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β=−1.272, $s_{\bar{x}}$=0.089,t=−14.26,R^2=0.183,P<0.001);M2 对 Y 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 (β=−0.065, $s_{\bar{x}}$=0.010, t=−6.37,R^2=0.043,P<0.001); 将亲子关系和同伴关系共同纳入回归方程后,X 对 Y 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 (β=−1.223, $s_{\bar{x}}$=0.104,t=−11.74,R^2=0.132,P<0.001)。见图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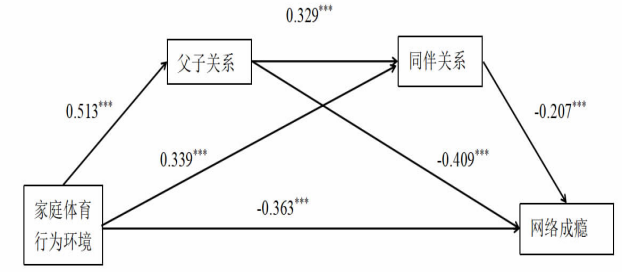


图 2　父子关系模型体系中家庭体育行为环境对网络成瘾的影响路径

Figure 2　The impact path of family sports behavior environment on internet addiction in the father-child relationship model syste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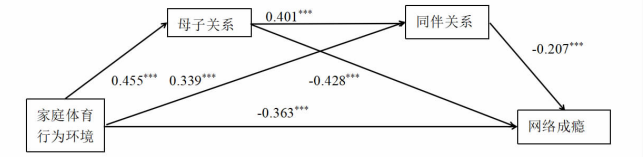


图 3　母子关系模型体系中家庭体育行为环境对网络成瘾的影响路径

Figure 3　The impact path of family sports behavior environment on internet addiction in the mother-child relationship model system

通过中介效应分析结果发现:M1.1 和 M2 在 X 和 Y 之间起中介效应作用。其中中介效应总共包含三条间接路径:(1)通过“X→M1.1→Y”的途径产生间接效应;(2)通过“X→M2→Y”的途径产生间接效应;(3)通过“X→M1.1→M2→Y”的途径产生间接效应。中介效应值及 95%*CI* 见表 4。基于表 4 数据显示,本研究在假设中提出的父子关系、同伴关系在家庭体育行为环境和网络成瘾之间的链式中介模型得到了验证。

通过中介效应分析结果发现:M1.2 和 M2 在 X 和 Y 之间起中介效应作用。中介效应总共包含 3 条间接路径:(1)通过“X→M1.2→Y”的途径产生间接效应;(2)通过“X→M2→Y”的途径产生间接效应;(3)通过“X→M1.2→M2→Y”的途径产生间接效应。中介效应值及 95%*CI* 见表 4。基于表 4 数据显示,本研究在假设中提出的母子关系、同伴关系在家庭体育行为环境和网络成瘾之间的链式中介模型得到了验证。

3　讨　论

本研究从人际关系层面（亲子关系和同伴关系）探讨了家庭体育行为环境对网络成瘾的作用机制。从结果显示来看,家庭体育行为环境不仅能够直接预测青少年网络成瘾行为的严重程度,同时家庭体育行为环境可以通过增强亲子关系,再经由增进同伴关系继而对青少年网络成瘾起到预防和改善的效果。

表 4　亲子关系和同伴关系在家庭体育行为环境和网络成瘾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标准化回归系数)

Table 4　Analysis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arent-child and peer relationships between family sports behavior environment and internet addiction: standardized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效应类型	中介路径	95%*CI*	效应值	效应量(%)
直接效应	X→Y(父)	−0.91 ~ −0.44	−0.670***	54.7
	X→Y(母)	−0.94 ~ −0.50	−0.714**	58.4
	X→M1.1→Y(父)	−0.65 ~ −0.37	−0.300***	24.9
	X→M1.2→Y(母)	−0.45 ~ −0.19	−0.306**	25.0
中介效应	X→M2→Y(父)	−0.27 ~ −0.11	−0.140***	11.4
	X→M2→Y(母)	−0.25 ~ −0.07	−0.102**	8.3
	X→M1.1→M2→Y(父)	−0.23 ~ −0.07	−0.110***	9.0
	X→M1.2→M2→Y(母)	−0.21 ~ −0.04	−0.101**	8.3
总中介效应	(父)	−0.71 ~ −0.41	−0.550	45.3
	(母)	−0.65 ~ −0.38	−0.508	41.6
总效应	(父)	−1.43 ~ −1.02	−1.220	100
	(母)	−1.43 ~ −1.02	−1.223	100

注:*** P<0.001;父为父子关系模型;母为父子关系模型。

3.1　家庭体育行为环境可以预测网络成瘾严重程度

本研究发现家庭体育行为环境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呈显著负相关,验证假设 H1 成立。体育锻炼已被证实具有良好的改善网络成瘾的功效[5],同时团体训练的形式能够增强团队凝聚力并对网络成瘾具有良好的改善效果[22]。在此基础上,父母通过提供运动支持与鼓励,显著促进青少年身体活动水平提升,减少久坐及屏幕时间,转移网络使用注意力。这与其他学者

关于家庭体育和网络成瘾之间的关联性研究具有相似的研究结果[23]。

3.2　亲子关系在家庭体育行为环境和网络成瘾之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良好的亲子关系不仅与积极的家庭体育行为环境紧密相连，更构成了抵御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重要保护因素。通过回归与中介分析证实，积极的家庭体育环境不仅能显著提升父子和母子亲密度，且两类亲子关系均能有效降低网络成瘾风险，即亲子亲密度与网络成瘾呈剂量依赖性负相关，验证假设 H2 成立。该结果与刘芳梅关于“家庭体育 – 亲子关系 – 网络成瘾”链条的研究具有一致性[7]。其作用机制在于，父母通过鼓励支持增强青少年的运动自我效能感，促使其积极参与体育活动。同时家庭团体互动使得沟通无障碍[18]，既能调节情绪、舒缓压力、磨练意志，又通过时间替代效应减少上网时长，从而建立预防网络成瘾的双重防线。

3.3　同伴关系在家庭体育行为环境和网络成瘾之间的中介作用　通过 Pearson 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同伴关系与家庭体育行为环境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网络成瘾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后续进行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分析显示，家庭体育行为环境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同伴关系，同时同伴关系均能够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网络成瘾的严重程度。即家庭体育行为环境越积极良好，同伴关系越好。同时同伴关系越好，青少年患网络成瘾的概率越低，这也验证了本研究提出的假设 3。这可能是由于体育锻炼本身就具有提高青少年人际交往能力的良好功效[15]，在从事家庭体育的过程中，父母在一定程度上传授和培养孩子运动技能，其言语上沟通模式和情感上的支持鼓励都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青少年与同伴的交往。良好的社会适应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网络成瘾的程度，这与以往的研究具有相似的结果[17]。

3.4　亲子关系和同伴关系在家庭体育行为环境和网络成瘾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亲子关系与同伴关系存在显著正相关，且中介效应分析证实二者在家庭体育行为环境与网络成瘾间构成链式中介路径，验证假设 H4 成立。其作用机制在于：家庭体育互动中的情感交流不仅强化亲子联结，更通过关系模式迁移提升青少年同伴交往能力[17]，形成亲子关系改善→同伴关系优化→网络依赖降低的积极循环，使青少年在现实人际满足中减少虚拟逃避动机[7]。这与袁媛[17]关于亲子情感向同伴关系泛化的研究结论一致。本研究的创新性体现在：首次以家庭体育行为环境为自变量，从人际关系传导层面揭示网络成瘾的改善机制，突破了单一因素研究的局限，为开发通过亲子互动重建现实社交能力的干预模式提供了新路径，对青少年网络成瘾防治领域具有重要理论推进价值。

3.5　局限及未来设想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本研究样本量较小，未来加大样本量同时增加纵向研究以更全面的探讨和论证问题。同时，本研究的样本选取局限于中国福州，且仅采用了方便抽样法进行调查取样，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样本的代表性。未来可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等方法进一步提升样本的代表性，并加大样本的采集范围（各地区或性别）以增加对研究结果的佐证。

家庭体育行为环境能够直接预测初中生网络成瘾的程度，同时家庭体育行为环境能够通过亲子关系和同伴关系的链式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初中生的网络成瘾行为。

利益冲突声明　本研究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1] 赵球霞，邓银．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影响因素及应对策略[J]．社会科学前沿，2023，12（6）：2996–3002.
Zhao QX, Deng Y. Factors an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of adolescent 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J].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2023, 12 (6): 2996–3002.(In Chinese)

[2] Young KS. The evaluation and treatment of Internet addiction[M].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 1999.

[3] Lam LT, Peng ZW. Effect of pathological use of the Internet on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a prospective study [J]. Archives of Pediatrics & Adolescent Medicine, 2010, 164(10): 901–906.

[4] Gentile D. Pathological video–game use among youth ages 8 to 18: a National study[J].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9, 20(5): 594–602.

[5] Bronfenbrenner U. The 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 Experiments by Nature and design[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6] 董宝林，毛丽娟．适应性完美主义、自主动机对青少年锻炼坚持性的影响：父母自主支持的调节效应[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0，44（2）：11–21.
Dong BL, Mao LJ. Influence of the adaptive perfectionism and autonomous motivation on adolescents'exercise adherence: moderating effect of parental autonomy support [J]. Journal of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2020, 44(2): 11–21.(In Chinese)

[7] Li S, Wu Q, Tang C, et al. Exercise–Based interventions for Internet addiction: neurobiological and neuropsychological evidence [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0, 11: 1296.

[8] 杨阿丽，何承龙．家庭体育教育与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心理健康的关系：亲子沟通和锻炼行为的链式中介作用[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24，43（3）：15–22.
Yang AL, He CL.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tudents'mental health in compulsory education stage: chain mediating effects of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and exercise behavior [J]. Journal of Shenyang Sport University, 2024, 43 (3): 15–22.(In Chinese)

[9] 刘芳梅．家庭体育干预青少年网络成瘾的理论机制[J]．体育科技，2018，39（1）：37–40.
Liu FM. On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 of the intervention of family sport in youth's Internet addiction [J]. Spor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8, 39(1): 37–40.(In Chinese)

[10] Qiu CX, Li RJ, Luo HC, et al.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nd smartphone addiction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A longitudinal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J]. Addictive Behaviors, 2022, 130: 107304.

[11] 阳家鹏. 家庭体育环境,锻炼动机与青少年身体活动的关系研究[D]. 上海: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2017.
Yang JP.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sports environment, exercise motivation and adolescent physical activity[D]. Shanghai: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2017.(In Chinese)

[12] Galvin KM, Braithwaite DO, Bylund CL. Family communication: cohesion and change[M]. London: Routledge, 2015.

[13] 袁媛,彭小凡. 亲子关系对儿童网络成瘾的影响:情绪调节和同伴关系的链式中介作用及性别差异[J]. 心理月刊,2023,18(12):92–95.
Yuan Y, Peng XF. Impact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on children's internet addiction: Chain mediation of emotion regulation and peer relationships with gender differences [J]. Psychology Monthly, 2023, 18(12): 92–95.(In Chinese)

[14] Sheldon P,Newman M.Instagram and American teens: Understanding motives for its use and relationship to excessive reassurance–seeking and interpersonal rejection[J]. The Journal of Social Media in Society, 2019, 8: 1–16.

[15] Feng XY, Wang WH, Luo J, et al. Network analysis of peer attachment and Internet addiction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J]. Scientific Reports, 2025, 15(1): 10711.

[16] Eime RM, Young JA, Harvey JT, et al.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benefits of participation in sport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forming development of a conceptual model of health through sport [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Nutrition and Physical Activity, 2013, 10: 98.

[17] Kupersmidt TB, Dodge KA. Children's peer relations: from development to intervention [J]. Topics in Early Childhood Special Education, 2004, 15(4): 231–233.

[18] 郭伯良. 班级气氛对农村儿童社会行为及其与学校适应关系的影响[D].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2004.
Guo BL. Influence of class atmosphere on social behavior and school adaptation of rural children[D]. Hong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4.(In Chinese)

[19] Young K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pression and Internet addiction[J]. Cyberpsychology & Behavior: the Impact of the Internet, Multimedia and Virtual Reality on Behavior and Society, 1998(1): 25–28.

[20] Shek DT, Tang VM, Lo CY.Internet addiction in Chinese adolescents in Hong Kong: Assessment, profiles, and psychosocial correlates[J]. The Scientific World Journal, 2008, 8: 776–787.

[21] 陈名巧. 家庭体育对少儿成长的影响研究[D].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0.
Chen MQ.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family sports on children's growth[D]. Changsha: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2010.(In Chinese)

[22] Buchanan CM, Maccoby EE, Dornbusch SM. Caught between parents: adolescents' experience in divorced homes [J]. Child Development, 1991, 62(5): 1008–1029.

[23] 刘芳梅. 家庭体育、亲子关系与网络成瘾的相关性研究——以广东省中学生为例[J]. 体育科技,2017,38(3):106–110.
Liu FM. The correlation of family sports,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nd Internet addiction——a case study o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Guangdong[J]. Spor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7, 38(3): 106–110.(In Chinese)

收稿日期:2025–05–10

(上接第 3951 页)

床心理学杂志,2024,32(2):451–456.
Li YH, Lu YY, Bao XH, et al. The impact of father's Co–Parenting on the friendship quality among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of Father–Child attachment and emotional regulation ability [J].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024, 32(2): 451–456.(In Chinese)

[13] 方圆,王雅芯,李翀,等. 乡村儿童心理健康及其影响因素数据集[J]. 中国科学数据:中英文网络版,2023,8(3):369–377.
Fang Y, Wang YX, Li C, et al. A database of rural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J]. China Scientific Data, 2023, 8(3): 369–377.(In Chinese)

[14] 伍新春,刘畅,胡艳蕊,等. 父亲教养投入问卷的编制及其信效度检验[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5,23(4):576–579.
Wu XC, Liu C, Hu YR, et al.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father involvement questionnaire[J].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015, 23(4): 576–579.(In Chinese)

[15] Dewalt DA, Thissen D, Stucky BD, et al. PROMIS pediatric peer relationships scale: development of a peer relationships item bank as part of social health measurement [J]. Health Psychology, 2013, 32(10): 1093–1103.

[16] Kovacs M. The children's depression, inventory (CDI)[J]. Psychopharmacology Bulletin, 1985, 21(4): 995–998.

[17] 温忠麟,叶宝娟. 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J]. 心理科学进展,2014,22(5):731–745.
Wen ZL, Ye BJ. Analyses of mediating e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methods and models[J].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4, 22(5): 731–745.(In Chinese)

[18] Hayes A. 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 moderation, and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J]. J Educ Meas, 2013, 51(3): 335–337.

[19] 郝家宁,张野,李佳霖,等. 父母关爱与高中生马基雅维利主义人格的关系:校园排斥与人际信任的链式中介作用[J]. 成都师范学院学报,2023,39(7):66–75.
Hao JN, Zhang Y, Li JL, et 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care and Machiavellian personality of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chain mediating roles of campus exclusion and interpersonal trust[J]. Journal of Chengdu Normal University, 2023, 39 (7): 66–75.(In Chinese)

[20] 刘明杰,郭菲,陈祉妍. 父亲教养投入对子女抑郁的影响:青少年正念特质的中介作用和性别的调节 [J]. 教育生物学杂志,2022,10(3):188–194.
Liu MJ, Guo F, Chen ZY. Effect of father involvement on children's depression: mediating role of adolescent dispositional mindfulness and moderating role of gender[J]. Journal of Bio–Education, 2022, 10(3): 188–194.(In Chinese)

收稿日期:2025–05–20